

考  
証

中國古典戲曲源流集成

十

12834

**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(十)**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怀柔东茶坞印刷厂印刷

字数223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10 $\frac{1}{8}$  插页2

1959年7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4次印刷

印数: 13,601—17,400册

书号: 10069·36

定价: 1.25 元

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十

目 錄

今樂考證……………清·姚燮〔一〕

今樂考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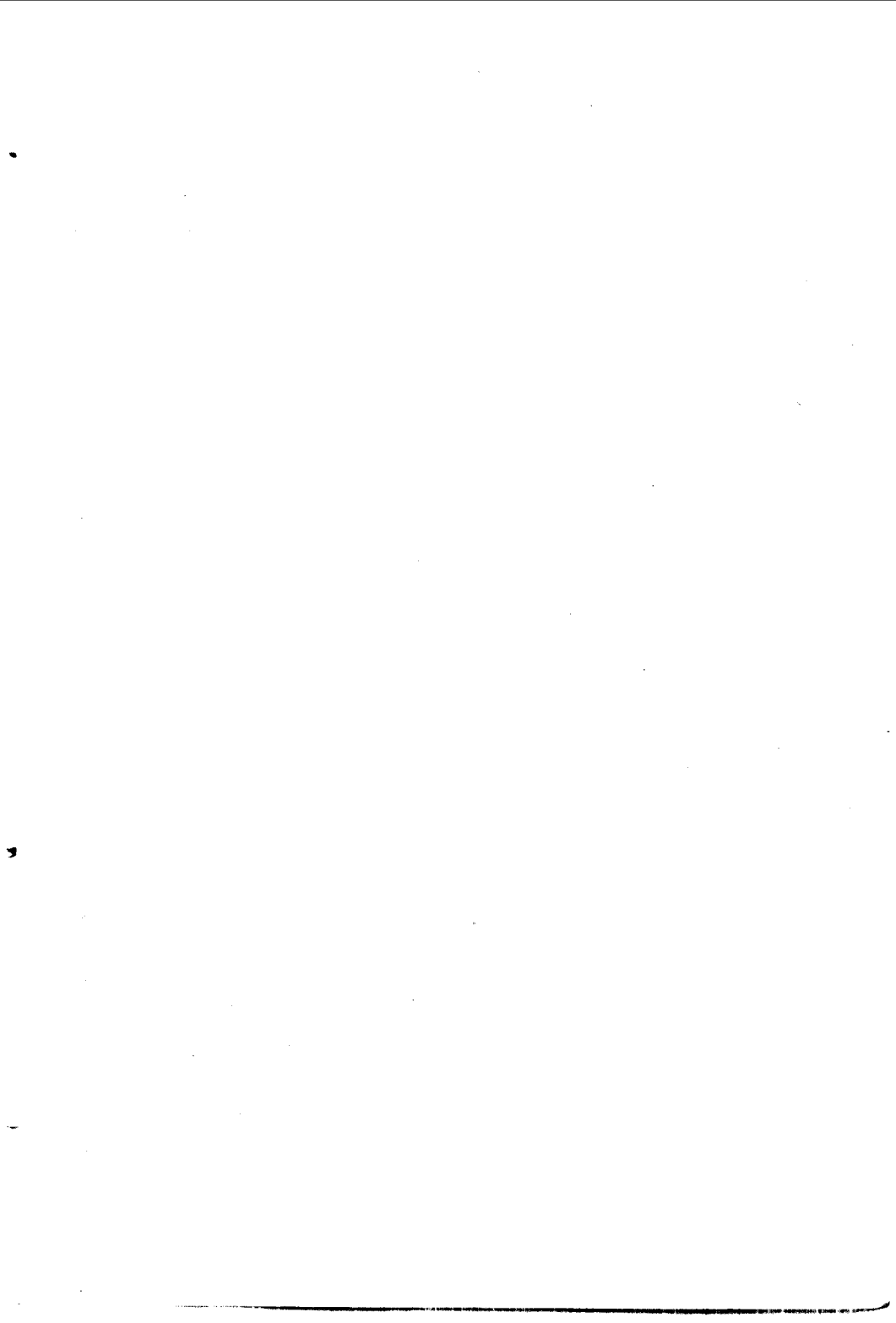
清·姚燮著



## 今樂考證提要

今樂考證十二卷，清姚燮著。關於姚燮的生平，詳本書後面所附的馬裕藻氏跋文，這裏不再轉述。今樂考證的性質，和後來王國維的曲錄，大致一樣；但兩書所根據的資料多有不同，可以互補不足。此外，今樂考證有緣起一卷，考證戲曲源流、事、物，爲曲錄所無；每一作家或作品之後，徵引各家談曲、論曲之語，也比曲錄較爲詳盡。

今樂考證有原稿本，有一九三五年北京大學據原稿景印本。



## 今樂考證

清·姚燮著註

### 緣起

#### 戲之始

涵虛子云：『戲曲之隋始盛。在隋謂之「康衢戲」，唐謂之「梨園樂」，宋謂之「華林戲」，元謂之「昇平樂」。』

王驥德云：『古之優人，第以諧謔滑稽供人主喜笑，未有並曲與白而歌舞登場，如今之戲子者；又皆優人自造科套，非如今日習現成本子，俟主人揀擇，而日日此伎倆也。如優孟、優旃、後唐莊宗，以追宋之靖康、紹興，史籍所記，不過「葬馬」、「漆城」、「李天下」、「公治長」、「二聖環」等諧語而已。即金章宗時，董解元所爲西廂記，亦第是一人倚絃索以唱，而間以說白。至元而始有劇戲，如今之所般演者。』

胡應麟云：『優伶戲文，自優孟抵掌孫叔敖，實始濫觴。至後唐莊宗自傅粉墨稱「李天下」，而盛其般演，大率與近世同；特所演多是雜劇，非如近日之戲文也。』

汪汲云：『綱目：唐明皇開元二年甲寅，置左右教坊。舊制：雅、俗之樂，皆隸太常。禮樂之司，不應典倡優雜伎，乃更置左、右教坊，以教俗樂。又選樂工、宮女數百人自教之，謂之「皇帝梨園子弟」。』

又云：『唐崔令教坊記：「凡欲出戲，所司先進曲名。上以墨點者即舞，不點者即否，謂之『點戲』。』」

### 雜劇院本傳奇之稱

涵虛子云：『雜劇有十二科：一、曰神仙道化，二、曰林泉邱壑，三、曰披袍秉笏，四、曰忠臣烈士，五、曰孝義廉節，六、曰叱姦罵讒，七、曰逐臣孤子，八、曰鏃刀趕棒，九、曰風花雪月，十、曰悲歡離合，十一、曰煙花粉黛，十二、曰神頭鬼面。』

豐山王棠云：『唐有傳奇。宋有戲曲、詞說。金有院本、雜劇，其實一也；元朝院本、雜劇始分爲二之。院本則五人，又謂之「五花爨弄」。或曰：「宋徽宗見蠻國人來朝，衣裝、鞵履、巾裹、傅粉墨，舉動如此，使優人效之以爲戲。」又有欲段，亦院本之意，但差簡耳，取其如火燄，易明而易滅也。其間副淨有散說，有道念，有筋斗，有科汎。今世有「爨段」二字，疑起於此。』本陶宗儀說。

陶宗儀又云：『稗官廢而傳奇作，傳奇作而戲曲繼。金季、國初，樂府猶宋詞之流，傳奇猶宋戲曲之變，世傳謂之『雜劇』。金章宗時，董解元所編西廂記，世代未遠，尙罕有人能解之者，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？』

又云：『合生，卽院本雜劇也。唐書武一平傳曰：「中宗宴殿上，胡人橧子、何懿唱合生，而歌言淺穢。」一平上書曰：『比來妖伎、胡人，街童、市子，或言妃主情貌，或列王公名賢，歌咏舞蹈，號曰『合生』，始自王公，稍及閭巷。』按此，則知唐玄宗梨園之戲，又本於此。』

梅鼎祚青泥蓮花記云：『江、浙間路歧女有慧點知文墨，能於席上指物題詠，應命輒成者，謂之『合生』；其滑稽含詼諷者，謂之『喬合生』，蓋京都遺風也。』

胡應麟云：『雜劇自唐、宋、金、元迄明皆有之。唐時所謂優伶雜劇，粧服套數，觀蘇中郎、踏搖娘二事可見。宋雜劇亦然。元世曲調大興，凡諸雜劇，皆名曲寓焉，教坊名妓多習之，清歌妙舞，悉隸是中。一變而贍繇，遂爲戲文。西廂，戲文之祖也。而西廂雖出董解元，然猶絃唱小說之類；至元王、關所撰，乃可登場般演。高氏一變而爲南曲，嗣是作者迭興，古昔所謂雜劇、院本，幾於盡廢。』

沈德符云：『元曲總只四折，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，雜劇變爲戲文，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，幾十倍於雜劇矣。』翟灝云：『輟耕錄謂國朝院本用五人般演，謂之『五花爨弄』，始于宋徽宗。按：

院本只般演而不唱。今學般演者，流俗謂之「串戲」，當是「鑾」字。」

李斗畫舫錄有府串班、司串班、引串班、邵伯串班諸名。

沈德符又云：『本朝院本不傳久矣，今尙稱院本，猶沿宋、金之舊也。金章宗時，董西廂尙是院本模範，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，況後世乎？』

梁廷柅云：『作曲之始，不過止被之管絃，後且飾以優孟。元人院本，至今傳者，寥寥數種，其實雜劇爲多。明以後，則傳奇盛行，下筆動至數十折，一人多至數本、十數本、數十本。其始，大旨亦不過歸於勸善、懲惡而已；及其末流，淫侈競尙。蓋自明中葉以後，作者按譜填字，各逞新詞，此道遂變爲文章之事，不復知爲律呂之舊矣。推此以論，則雖謂「今曲盛，而元曲之聲韻廢」，亦無不可也。』

梁兆壬云：『小說起於宋仁宗時，太平已久，國家閒暇，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，名曰「小說」；而今之小說，則記載矣。傳奇者，裴鉞著小說，多奇異可以傳示，故號「傳奇」；而今之傳奇，則曲本矣。』

## 元以詞曲取士

沈德符云：『元人未滅南宋時，以此定士子優劣。每出一題，任人填曲，如宋宣和畫學，出唐詩

一句，恣其渲染，選其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。以故宋畫、元曲，千古無匹。元曲有一題傳至四五本者，予皆見之。」

吳偉業云：『元時以曲取士，皆傳粉墨而踐排場。一代之人文，皆從此描眉、畫頰、談諧、調笑而出之，固宜其擅絕千古。』

梁廷柸云：『元人百種佳處，恆在第一二折，奇情壯采，如人意所欲出；至第四折，則了無意味矣。世遂謂元人以曲試士。百種雜劇，多出於場屋，第四折爲強弩之末，故有工拙之分。然攷之元史選舉志，固無明文，或亦傳聞之誤也。』

又云：『雕蟲館曲選，亦謂：元取士有填詞科，主司所定題目外，止曲名及韻。其賓白出於演劇伶人一時所爲，故鄙俚蹈襲之語爲多。予謂：此蓋論百種雜劇然耳。若西廂等本，其白爲曲人所自作，關目恰好，字句亦長短適中，迴不侔也。』

梁兆壬云：『相傳元人以詞曲取士，而考選舉志及典章皆無之。或另設一門，如今攷天文、算學，一律特以備梨園供奉耳。惟試錄中一條云：「軍、民、僧、尼、道、客、官、儒、回回、醫、匠、陰陽、寫、算、門、廚、典、僱、未完等戶願試者，以本戶籍貫赴試。」僧道應試，已屬可笑；尼亦赴試，更怪誕矣！』

## 部色

胡應麟云：『漢宦者傅粉侍中，亦後世裝旦之漸。樂府雜錄「開元中黃幡綽、張野狐善弄參軍」，即後世副淨矣；又「范傳康、上官唐卿、呂敬遷三人弄假婦人」，即裝旦矣。』

又云：『今優伶輩，大率八人爲朋，生、旦、淨、末、副亦如之。元院本無所謂生、旦者。雜劇旦有數色：裝旦，即今正旦也；小旦，即今副旦也；或以墨點其面，謂之花旦，今惟淨、丑爲之。觀安節樂府雜錄稱范傳康等弄假婦人，則唐未有旦名。宋雜劇名，惟武林舊事足徵；每甲八人者，有戲頭，有引戲，有次淨，有副末，有裝旦；五人者，第有前四色，而無裝旦。蓋旦之色目，宋已有之而未盛。元雜劇多用妓樂名妓，如李嬌兒爲「溫柔旦」，張奔爲「風流旦」，時旦色直以婦人爲之也。以今憶之，宋之所謂戲頭，即生也；引戲，即末也；副末，即外也；次淨，即丑；裝旦，即旦；而元雜劇之末，乃今戲中之生，即宋所謂戲頭也。鄭德輝倩女關漢卿寶娥，皆以末爲生；今西廂以張珙爲生，當是國初所改。』

又云：『傳奇以戲爲稱，其名欲顛倒而無實也，故曲欲熟而命以生，婦宜夜而命以旦，開場始事而命以末，塗污不潔而命以淨。』

柯九思云：『雜劇有正末、副末、狙、狐、靚、鴟、猱、捷譏、引戲九色之名。正末者，當場男

子能指事者也，俗謂之「末泥」。副末執破瓜以扑諷，即古所謂「蒼鶻」是也。當場之妓曰「狙」，狙，猥之雌者也，其性好淫，今俗訛爲「旦」。狐，當場粧官者是也，今俗訛爲「孤」。靚，傅粉墨獻笑供詔者也，粉白黛綠，古稱「靚粧」，故謂之「粧靚色」，今俗訛爲「淨」。妓女之老者曰「鴛」，鴛似雁而大，無後趾，虎文，喜淫而無厭，諸鳥求之即就，世呼「獨豹」者是也。凡妓女總稱曰「猱」，猱亦猥屬，喜食虎肝腦，虎見而愛之，輒負於背，猱乃取蟲遺虎首，虎即死，取其肝腦食焉，以喻少年愛色者亦如遇猱然，不至喪生不止也。捷譏，古謂之「滑稽」，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諷，故云。引戲，即院本中之狙。」王驥德云：『夢遊錄云：「今教坊開場，先引一段尋常事，名曰『艷段』，次正雜劇，爲兩段。末泥色主張，引戲色分，付副淨色發喬，副末色打諢；又或添一人裝孤。其次曲破斷送者，謂之『把香』。』」輟耕錄云：「傳奇出於唐。宋有戲曲，金有院本、雜劇。院本，一人曰『副淨』，爲『參軍』；一曰副末，謂之『蒼鶻』——鶻能擊衆鳥，末可打副淨，故云；一曰引戲；一曰末泥；一曰裝孤。又謂之『五花爨弄』。」今南戲副淨同上，而末泥即生，裝孤即旦，引戲則末也。其貼則旦之佐，丑則淨之副，外則末之餘，明矣。丹邱先生謂唐爲傳奇、宋爲戲文；金時院本、雜劇合而爲一，元分爲二。雜劇者，雜戲也。院本者，行院之本也。又按：元雜劇中名色不同，末則有正末、副末、冲末（即副末）、砌末、小末，旦則有正旦、副旦、貼旦（即副旦）、茶旦、外旦、小旦、旦兒（即小旦）、卜旦——亦曰卜兒（即老旦）。又有外，有孤（裝官者，有細酸亦裝生者）、有孝老（即老雜）、小廝

曰「徠」，從人曰「祇從」，雜脚曰「雜當」，裝賊曰「邦老」。凡廝役，皆曰「張千」；有二人則曰「李萬」。凡婢，皆曰「梅香」；凡酒保，皆曰「店小二」。今之南戲，則有正生、貼生或小生、正旦、貼旦、老旦、小旦、外、末、淨、丑即中淨、小淨，共十二人，或十一人，與古小異。古孤以裝官，夢遊錄所謂裝孤即旦，非也。又丹邱以狙、狐、鴛、獐並列，即「孤」亦當是「狐」字之誤耳。嘗見元劇本，有於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，並署其衣冠器械，曰某人冠某冠，服某衣，執某器，最詳；然其所謂冠服、器械名色，今皆不可復識矣。」

徐渭云：『生即男子之稱，史有董生、魯兩生，樂府有劉生之屬。且宋伎上場，皆以樂器之類實籃中，擔之以出，號曰「花擔」。今陝西猶然。後省文爲「旦」。或曰：「小獸，能殺虎，如伎以小物害人也」。未必然。外，生之外又一生也，或謂之「小生」。外旦、小外，後人益之。貼，旦之外貼一旦也。丑，以墨塗面，其形甚醜，今省文作「丑」。淨字，不可解，或曰：「其面不淨，故反言之」。予意即古「參軍」二字，合而訛之耳——優中最尊，其手皮帽有兩手形，因明皇舉黃幡綽首而起。末，優中之少者爲之，故居其末；手執棹爪，起於後唐莊宗；古謂「蒼鶻」，言能擊物也。家奴多用末扮，亦古參軍、蒼鶻之意。此南戲部色。北劇不然，生曰「末泥」——亦曰「正末」，外曰「李老」，末曰「外」，淨曰「徠」——徠，律蛇切，小兒也，亦曰「淨」，亦曰「邦老」；老旦曰「卜兒」——外兒也，省文作「卜」。其他或直稱名。」

沈德符云：『自北劇興，名男爲「正末」女曰「旦兒」。相傳入於南劇，雖稍有更易，而且之名不改，竟不曉何義。今觀遼史樂志：大樂有七聲，謂之七旦。凡一旦，管一調，如正宮、越調、大食、中呂之屬。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，不用黍律，以琵琶叶之。按：此即今九宮譜之始。所謂旦，乃司樂之總名，以故金、元相傳，遂命歌妓領之，因以作雜劇。流傳至今，且皆以娼女充之，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，漸遠而失其真耳。』

又云：『雜劇中用四人：曰末泥色，主引戲、分付；曰副淨色，發喬；曰副末色，主打諢；又或一人裝孤老；而且獨無管色，益知旦爲管調，如教坊之部頭、色長矣。』

王棠云：『懷鉛錄云：「古梨園傳粉墨者，謂之『參軍』，亦謂之『靚』。靚，音靜。廣韵：靚，粧飾也。今傳粉墨謂之『淨』，蓋『靚』之訛也。扮婦人謂之『旦』，音『旦』，又音『達』，又與『賴』通。南華經云：『猿獼狽以爲妻。』東廣微云：『猿以獼爲婦。』蓋喻婦人意，遂省作『旦』也。蒼鵠謂之『末』者，末，北方國名。周禮：『四夷之樂有韎』，東都賦云：『僣佻兜離，罔不畢集。』蓋優人作外國粧束者也。一曰『末泥』，蓋倡家隱語，如爆炭、崖公之類，省作末。」又云：『末泥色主張，引戲分付，副末色打諢。又都城紀勝：「雜扮或名『雜旺』，又名『鈕元子』，又名『拔和』，乃雜劇之散段，多是借裝爲山東、河北村人，以資笑，今之『打和鼓』、『撚梢子』、『散耍』，皆是也。』今之丑脚，蓋鈕元子之省文。古杭夢遊錄作「雜班」、「鈕元子」、「拔和」。』

又云：『白水潛夫武林舊事：宋雜劇三甲內，有戲頭，有引戲，有次淨，有副末，有裝旦。少不過五人，多不過八人。按：今世有生，有外，有丑。宋時末，則今日之丑也。』

翟灝云：『猥談謂：「生、淨、旦、末」等名，有謂反稱，又或托之唐莊宗，皆謬也。此本金、元闌闌談吐，所謂『鶻伶聲嗽』今云『市語』者也。生即男子，旦曰『裝旦色』，淨曰『淨兒』，末乃末泥，孤乃官人。即其土音，何義理之有？太和譜曾略言之。』堅瓠集謂：『樂記注：『優俳雜戲，如獼猴之狀。』乃知生，狴也；旦，狴也，——莊子：『援獼狴以爲雌』；淨，猱也——廣韻云：『似豹，一角，五尾』；丑，狴也——廣韻：『犬性驕』——謂俳優如獸，所謂『猥雜子女』也。』  
釀花使者云：『凡妓以墨點面者，號「花旦」，蓋是女妓之名，非今之伶人也。鹽鐵論有「胡蟲奇旦」之語，方密之以奇姐爲小旦。余按漢郊祀志樂人有飾女伎者，此乃今之小旦、花旦。奇旦二字，亦未必作小旦解。』

李斗云：『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。副末以下，老生、正生、老外、大面、二面、三面七人，謂之「男脚色」；老旦、正旦、小旦、貼旦四人，謂之「女脚色」；打諢一人，謂之「雜」；此江湖十二脚色，元院本舊制也。』

又云：『小旦謂之「閨門旦」。貼旦謂之「風月旦」，又名「作旦」。兼跳打，謂之「武小旦」。』

李斗云：『凡花部脚色，以旦、丑、跳蟲爲重，武小生、大花面次之。若外、末，不分門，統謂